



愚一錄卷之十一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論語下

今以及門為受業之稱古則以及門為仕進之稱鄭注堯典闢四門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引見詩緇衣正義又鄭注夏官太司馬帥以門名云帥謂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

愚一錄

卷十一

一

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觀此兩處注乃知論語注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其意有如此邢疏以為仕進之門故連上先進一節解之又連下德行一節解之今按鄭氏本以德行節合前章惟皇氏本分德行節另為章其疏云此章初無子曰字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許可而錄在論中也据此謂古本有子曰字者不足信謂古注不連上章者亦不足信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閔子事後母語見藝文類

幹臣案王氏夫之不信此說謂與公冶長識鳥語事同一鄙穢且云單之為義



其正釋大也
其借用盡也
唐宋以前無
有作單薄用
者愚案尚書
無虞魯獨孔
傳竟單無兒
弟也後漢書
歐陽歆傳門
弟子勿未能
傳學是單之
爲義亦不盡
訓大與盡者
至於晉書光
逸傳家貧衣
單沾濕無可
代南史顧協
傳爲廷尉正

冬服單薄且
明言衣服之
單矣誰謂唐
宋以前不作
單薄用乎焦
氏論語補疏
引漢書杜邺
傳又引後漢
書范升傳引
藝文類聚又
引太平御覽
蓋篤信事後
母之說矣

聚孝部引說苑云云又見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引
師覺授孝子傳云云或以爲出韓詩外傳者誤也後
漢書范升傳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爲孝臣
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據此則不聞於其父母昆弟
之言即無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父無黜妻之閒
母無薄子之閒昆弟又無異同之閒苟從親之令
正善感親之心其所謂孝當即指此後人不信古書
又不從古注解此節乃泛然無著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公羊傳

愚一錄

卷上

二

並紀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史記亦敘顏淵死孔
子曰天喪予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以後攷是年夫子
七十一歲顏子當有四十一歲據少孔子三十歲計之而史記
言夫子十九娶上官氏又一年生伯魚其後伯魚五
十歲先孔子卒以五十加二十爲七十則伯魚正先
一年卒顏淵恰後一年卒引喻沈痛最爲迫切曲禮
正義引許慎語以爲假設之詞家語出王肅手又增
錯誤之說而此章乃紛紛可疑矣毛西河謂顏淵之
生少孔子三十歲當作四十歲顏子之死值孔子六

十一歲當作七十一歲實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其說辨而確矣然愚謂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不云死時若干歲家語亦言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而妄增云三十一歲蚤死是王肅之誤非史公之誤但知淵卒在哀公十四年非哀公四年則從史記少孔子三十歲亦未必有誤耳

皇侃義疏本子樂之下若由也之上本有曰字顏師古注漢書敘傳引此文子樂之下若由也之上亦有

愚一錄

卷十一

三

曰字孫奕示兒編云子樂必當作子曰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繼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何樂之有此則全不討論而率爲議論欲改古書以就已意矣集注引或人說亦同此阮氏作校勘記亦主此皆非也又文選崔子玉座右銘班固幽通賦李注皆引子路行行如也句而不及若由也句翟氏四書攷異云兩注皆引論語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似又杜撰古注以助已說未免敢於欺人

幹臣案韓李
筆解云死字
當爲先字之
誤上文云顏
淵後下文云
吾以爾爲先
曰回何敢先
其義自明無
死理也程子
外書亦同然
焦氏補疏謂
毛西河說最
精善西河說
見聖門釋非
錄今從之

犯圍而先出則在不在回固早知之也解圍而後至
則死不死子尚難決之也情事本顯然問答亦常語
說者必欲改死字爲先字則反無理矣呂覽孟夏紀
勸學篇有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
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
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
何敢死彼以顏比曾此卽可以曾証顏安敢畏與何
敢死正一意耳檀弓之畏厭溺鄭注皆訓死此之畏
於匡邢疏兩言鬥而史記集解引論語包注已無所
愚一錄

卷上

敢死作已無所致死其大旨不煩言而瞭如矣
異乎三子者之撰此句是謙讓語自知其無當何以
之問也吾與點也此句是慨嘆語深惜彼徒抱所以
之才也解此則首尾皆貫蓋夫子本賞三子之志曾
點本不及三子之志無如當時莫有知者兵農禮樂
徒付虛言反不如風浴詠歸猶能適意故以感慨出
之不云欣然喜曰而云喟然嘆曰其意可知矣曾點
亦知夫子本賞三子之志而言下並不及三子之志
故姑卽何哂由也一語究出孰能爲之大一語使後

世知哂在其言非關其志邢疏於唯求則非邦也與唯赤則非邦也與皆作夫子自言並非曾點再問其理更了然矣後人不得其解撰出天地同流堯舜氣象一派虛機漫無實際總由於異乎喟然字未嘗入想耳

克已復禮四字古志之言也見昭公十二年左傳出門如賓二句曰季所引也見僖公三十三年左傳惟皆是古有此語故皆曰請事斯語不然先生所訓本弟子所行何必獨以是一言自表耶克己之己字即

愚一錄

卷二

五

由己之己字曰視曰聽曰言曰動已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克也去非禮則復於禮矣此正爲斯語申明下手功夫也惰非所以施於身傲非所以加於人不欲勿施乃如賓如祭之本旨在邦在家則出門使民之實際此亦爲斯語申明下手功夫也若空拈克已復禮四字曰去私空拈出門如賓二句曰主敬則於爲仁者何與此後世講學語非聖門求仁語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三猶字義既同三猶句義亦同集解孔曰皮去毛曰鞞虎豹

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質文同者何以別虎
豹與犬羊邪注本直截不煩添補蓋惜乎夫子之說
君子也九字爲一句惜其以去文存質爲君子也下
即緊承云果其以去文存質爲君子也則文無以別
於實質無以別於文虎豹之鞞何以別於犬羊之鞞
哉古注斷不可易人未盡悉故略爲申之

管子形勢篇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
臣不知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
臣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
愚一錄

卷十一

六

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
不子觀景公用此語有信如二字管子述此語亦有
故曰二字則其爲成言可知又漢書武五子傳壺關
三老上書曰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
有粟吾豈得而食諸皆於句中著則字是句中各有
側勢歸重於君父亦得體也

明慎用刑之意不厭詳求剛愎任情之人乃欲偏聽
古豈有不須兩辭而折獄者哉論語之片言即呂刑
之單辭也書正義引此文說之云孔子美子路曰片

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耳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此說深得論語之旨亦即孔注之意惜乎邢疏失之也按孔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子路固無與人訟之事此亦非謂子路有速折獄之才不過明訟辭之難信訟者之難聽苟欲據其半言而折之必如子路之言乃可非子路所言固不可也言中極美子路之誠於立言故下證以宿諾

愚一錄

卷七

七

句言外兼砭世人之偏於聽言故下接以聽訟章自邢疏誤解而集注因之此節乃支離不貫矣

賞盜是魯國故事賞字亦本季氏家法非虛設此言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魯多盜季武子命詰之臧武仲對曰今吾子召外盜而大禮焉其大者妻以公之姑姊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詰之其或難焉夫子似即本此

先之先字當讀去聲勞之勞字亦本作去聲讀

釋文云鄭

力報反集解用孔注云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

幹臣案集注用蘇氏說以本身先之先字本活讀作去

聲又未字文
集載程允夫
引孟子堯曰
勞之爲證勞
亦讀去聲

之二字皆如字非也

天下有一定之名而無不定者祖孫父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後人論正名謂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此殆不典之言毛西河云假如入考廟而爲卑者則卑亦名禰魯僖嗣閔卽禰閔雖兄禰弟勿顧也入考廟而爲尊者則尊亦名禰桓王嗣平卽禰平雖越太子洩父勿忌也然而所謂祖孫父子則未嘗易太甲奠殯而卽位以禰湯然書稱祗見厥祖其爲祖之名如故也桓王禘平王于廟秉鬯愚一錄

卷十一

事禰而詩稱桓王之妹爲平王之孫其爲孫之名如故也自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祖禰爲可易者先禮而後祖躋僖而降閔漸有攙未立之君而入太廟如明世宗之祀興獻稱睿宗者此不可不察也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父子之名爲可易者襄仲之子繼襄仲之長子而稱兄爲父稱父爲祖致宋濮王明興獻皆請改皇考之稱而稱皇叔父以致大禮決裂千載長夜者此不可不察也此論最爲詳審固不專爲衛事言卽專爲衛事言則渾良夫謂曠曰疾與亡君皆

君之子也是子輒也又拳彌勸輒曰不見先君乎是父贖也然且哀十六年蒯賁入衛見弑兩經師般子起篡立然後輒返衛爲君諡賁曰莊公蒯賁於禰廟是不但父贖且又禰賁者其前此禰祖以父未立也父未立則父也而非禰也名有然也後之禰父以般與起未成君而父成君也父成君則君也禰也而實考也其事之先後如此乃曰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不亦冤哉然則所謂正名究屬何名曰古注正百事之名是也而此間時事此論隱情尤在與師拒敵之舉

愚一錄

卷十

九

宣二年秦師伐晉傳謂報其無名之侵僖四年齊師伐楚時稱爲有名之役故檀弓吳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攷哀公二年蒯賁入戚至哀公十四年蒯賁猶在戚相安至十有二年之久蓋南子猶在國人未附輒固不肯納賁亦不敢歸其時惟知拒敵惟言拒仇不謂拒父也至哀公十有一年子在衛輒之當國久矣賁之外援散矣當此而不知迎父不能讓父得不謂之拒父與夫子不切言何名而泛言正名此中實具妙旨不究其本末

未易明也

衛有公子荆魯亦有公子荆見哀公二十五年左傳

此哀公嬖夫人之公子也衛有公孫朝魯亦有公孫

朝見昭公二十六年左傳此魯之成大夫也

又楚有武城尹

公孫朝見哀公十七年左傳鄭子魯論記此二人皆

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冠以衛字別於魯人耳

無恒之人巫醫不能治其病無恒之德周易不能占

其兆上下相承首尾如貫當以緇衣爲据惟彼巫醫

作卜筮更與不占吻合今朱注不用鄭注遂至不得

愚一錄

卷十

十

其解

荀子大略篇言管仲之爲人功不力義力知不力

仁野人也說苑善說篇言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

如人也子曰大人也七經小傳疑人也上當有脫字

不審何字得毋即荀子所云野人耶抑說苑所謂大

人耶要不如集解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又沒齒無怨

言古似連下貧而無怨難故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

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

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据此似非服

幹臣案焦氏論語補疏詩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貫下之詞也此入也二字亦貫下之詞故何氏引詩以例

之皇疏謂管仲人也是美管仲非是

管仲之有功正服管仲之用法故孔注曰以其當理也治獄之官名理治人之罪而當理如孔明廢廖立爲民廢李平爲民皆治罪也

襄公二十九年左傳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魯論公叔文子注又云公孫拔攷檀弓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然則拔其本字也發其取字也王伯厚紀聞言論語集解孔注本是拔字錢氏養新錄又云見倪氏四書輯釋載朱注亦是拔字則作枝者乃傳刻之訛非作注之誤也又按發與拔聲相近字本愚一錄

卷十一

十一

通詩武王載旆荀子議兵篇引作載發說文土部又引作載坡拔與枝形相近字易混後漢書吳良傳注引此作公孫枝定三年盟於拔公羊又作枝古書之字多如此

管子小匡篇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云云史記齊世家桓公自稱曰寡

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云

云曰三曰六曰九皆自定其數不容別牽其數矣後

人据穀梁之詞拘范甯之注遂致紛紛立說其實不

幹臣案根五李氏曰按此九字例以左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應作數目字但管子國語史記雖符九數而與不以兵車相詩穀梁衣裳

之會十有一
又與九不符
鄭康成則自
鄭至蔡邕中
間去貫與陽
穀而沈又兵
車數正八於
是鄭者謂
鄭云與繪數
也去貫而數
陽穀又或分
蔡邕會盟為
二或取公子
結與齊米盟
合為九劉炫
駁之而數沈
為九然兵車
之會又少一

劉轉以穀梁
為誤宜曰兵
車會三要之
皆非確據至
論語邢疏本
范注而去北
杏陽穀王伯
厚文謂自幽
至淮凡十二
會劉意林則
謂始幽終淮
合者九崔氏
則謂自幽至
鹹凡九陸隱
漫錄又以左
傳復會鄭齊
始爾為據去
北杏及初會

以兵車不過不純以兵車耳未必盡衣裳之會也穀
梁於兵車四會傳凡四發而傳文惟宵母釋之曰衣
裳之會也注文惟陽穀特解之曰所謂衣裳之會其
餘則無明文可知其訛述之而不能詳指之矣

陳子車之臣稱家大夫見檀弓文季康子之臣稱屬
大夫見左傳申豐名下注毛西河据此謂臣大夫之
稱猶家大夫之稱及屬大夫之稱耳似以公叔文子
之臣大夫為句僕為句公叔文子之臣非句也其說
甚明而古注不爾據孔氏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薦
愚一錄

卷十一

之使與己竝為大夫則仍以公叔文子之臣六字句
大夫僕三字句如今所讀矣
論語記請討陳恒之事有三子告一段而左傳無
之退有後言史官未聞也左傳載請討陳恒之詞有
魯為齊弱一段論語無之廟堂諮算私記不具也兩
相表裏乃明宋人不敢駁論語而敢詆左傳謂聖人
不計利害已可疑矣胡氏至謂孔子有不是而欲為
孔子補不足曰惜也先發後聞可也吾不知其率三
千弟子奮臂而前耶抑戢手而罵耶其為妄誕至此

郵而收置與陽穀均未為允惟楊氏士勛穀梁疏林氏義與左傳注及羅氏泌說均始北杏而終葵邱中夫與與陽穀三家之說相同為最當也

幹臣案四書攷異此與子罕篇半曰節同例按如古本作一章當做半曰節因

外注云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曾子因言夫子贊易象詞有知此者其旨一也故併記之亦是曾子門人所記也幹臣案史記家語子貢見原憲慚而不懌終身恥其言之過也潘大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申說自有所

集注似不宜收錄

主忠信三句在學而篇為重出以其與上文君子不重節不相承也不在其位二句在憲問篇非重出以其與下文曾子曰節正相發也注家於在前者不注重出而在後者例注重出遂使彼此俱失此君子思不出其位句本屬良象但省以字耳若不附上文則襲語無謂孤懸尤無謂邢疏蓮章解之曰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己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也曾子遂曰君子思謀當不出己位言思慮愚一錄

卷十一

三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本屬一串今解為兩平或謂如舊說而字必易為之字此矣也雜記言有其言而無其行表記言有其辭而無其德皆以為君子所恥今之而字同彼而字正不必改為之字而後可通耳

本近人李根
五曰折讀而
字亦無礙蓋
言本不可過
行也今而過
其行是可恥
也說正可存

集解以夫子固有惑志六字斷句容注以於公伯寮
四字向下領文攷史記引寮下有也字義疏本寮下
亦有也字其疏云景伯既告季氏有惑志又言吾若
於他人有豪勢者則不能誅耳若於伯寮也吾力是
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按吾
力下著猶能二字則肆諸內應有不能一視臯疏較
明於邢疏也

凡言次者必先言上太上立德是也再言次者必終
言下民斯爲下是也賢者辟世節特書賢者辟世句

愚一錄

卷十

西

謂此乃天地閉賢人隱之常法也萬不得已不辟世
而辟地又不得已不辟世而辟人其塗愈寬其心愈
苦以三次字分人事非以三次字分人品故不言上
亦不言下當合作者七人矣爲章包注謂長沮桀溺
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諸人皆夫子
目擊之且心許之故指數之曰作者七人矣若如鄭
氏增入伯夷叔齊等古人并爲十人則於時人不類
如王弼即指伯夷叔齊等逸民雖合七人然附此章
不類其後改爲黃帝神農等益無謂矣

幹臣案張子
正蒙以伏羲
神農黃帝堯
舜禹湯爲七
人七經小傳
又謂得位制
作者七人即
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此即
李氏所謂必
求其人以實
之則鑿者也
幹臣案養新
錄云放唐石
經莫已斯已
皆作人已之
已而已作已
止之已釋文
莫已音紀下
斯已同與石
經正合論語
皇氏義疏云
言孔子釋經
不宜隨世變
惟已而已是
唐以前論語

斯已字皆不
作止解由於
經文作已之
人讀斯已之
已爲以未免
改經文以就
已語而今人
則謂朱子訓
已爲止猶按
輿所譏已而
已而之已於
義亦順但集
注宜從大學
親民親當作
新之例曰已
當作已斯無
謂意改經之
誦

莫已之已斯已之已釋文皆音紀惟而已之已乃云
止故注斯已而已矣句云徒信已而已疏亦用其語
云徒信已而已自集注出以斯已而已並作以音世
遂不知此字

夫子初適周後反魯史記於其下云孔子蓋年三十
繼適齊後反魯史記於其下云孔子年四十二自定
公元年歷定公十四年爲居魯時及仕魯時史記又
於其下曰孔子年五十六此後五適衛三適陳一適
蔡所紀仕衛靈公主顏讐由等事在適衛之第一次

愚一錄

卷上

五

其後將適陳過匡過蒲仍反衛所紀主蘧伯玉見衛
南子等事在適衛之第二次其後將適宋又過鄭遂
適陳所紀遭桓司馬陳侯周等事此適陳之第一次
也既而去陳又適衛有靈公伐蒲之事爲適衛第三
次既而之晉又反衛有靈公問陳之事爲適衛之第
四次其後復如陳所紀聞桓釐災聞康子召等事此
適陳之第二次也已而遷蔡又如葉復反蔡論語所
謂從於陳蔡孟子所謂阨於陳蔡皆在此時此適陳
之第三次與適蔡之第一次也自此而南之楚仍反

衛與出公周旋受孝公公養在哀公之六年爲適衛之五次孔子時年六十三史記總承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由五十六歲計之加十有四年則六十九歲矣適衛最多居衛最久史記次第爲詳惟以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載在第一次適陳時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載在第二次適陳時近人皆以爲誤分然史公豈無据者況語本相同事易并合其所載乃各出必非不考矣若問

愚一錄

卷十

去

陳一章與在陳一章相去五六年之久而經文連絡遂致注家牽混今按事蹟爲說則明日遂行四字當屬前章之尾在陳絕糧四字當屬後章之首注家偶於此兩句無注因誤爲聯綴失於劃斷耳又据孔子世家再有歸魯在從於陳蔡之前据弟子列傳子張問行正在從於陳蔡之間何以四科所列又有冉子而反無子張是又讀史記者所忽也或德行一節亦當自爲一章與

皇本經文云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參下有然字集

解包注云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參下亦用然字
据此則無論本有然字未有然字其當從釋文讀所
金反無疑矣韓李筆解誤云參古驂字集注因讀作
驂音殆不如從古

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引論語無求生以害人太平
御覽四百十九仁德類述論語無求生以害人按唐
石經仁正作人邢氏疏仁作人惟經文及注文不誤
或据此爲異則反覺不考按列女傳節義篇晉書忠
義傳序郭象南華經注引文皆作君子殺身以成仁
愚一錄

卷七

七

無求生以害人第句之上下倒耳

幹尸案說本
於表簡齊論
語解而講家
有備體百王
作憲萬世以
及以此示顏
淵惟顏淵可
以與於斯之
語真無當矣

魯論記仁也孝也或數人同問知也仁也或一人屢
問答詞不同由問詞各異也而記者所詳在答則所
略在問故第括以問仁問孝云爾顏淵問爲邦非問
爲邦也問時也問輅也問冕也問樂也數者皆切爲
邦故括以爲邦說者不知此似大賢只舉二字聖人
泛答四事遂爲帝王極則則豈有毫無建樹徒仿製
作頌一篇太初歷乘一兩金根車戴一頂平天冠奏
一部大予樂而已備治天下之務哉以此求之則於

問孝問仁問知亦無疑矣

漢書蘇氏傳贊中論壽夭篇後漢書杜林傳注引成仁害仁兩句皆以害在成先潛夫論潛歎篇風俗通正失卷羅隱兩同書真偽篇引眾惡眾好兩句亦以好在惡先蓋文勢如此爲順非引者如此誤倒也集解載王肅注云或眾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則望文作注者已然矣

知仁莊三者總收以禮字及守蒞三層總承以民字此專爲有位臨民者言也邢疏載李充舊說云夫知愚一錄

卷十一

六

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蒞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以知仁莊總貫入禮字也又載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此以及守蒞動總貫到民也白文於前三層點則民不敬於後四層點動之不以禮文義分曉密緻如此則不容別爲之說

矣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鄭注蕭牆
云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
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此解最的當見此乃魯君之
屏也又注云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此語却
贅設又誤爲季氏之家矣惟方庶常觀旭作論語偶
記謂是時哀公欲去三桓而季氏謀伐顓臾憂在內
反攻在外乃田氏篡齊先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
未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也蕭牆之內何人魯國之
君耳不敢斥言而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
愚一錄

卷二

九

顓臾實憂魯君疑已將爲不臣而伐顓臾耳此夫子
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此論足明古注之
義而並補古注之缺

祿去公室以宣成襄昭定爲五世政逮大夫以文武
平桓爲四世經典稽疑乃欲去定而上數文以爲五
集解孔注又不及桓而中增悼以爲四皆與昭二十
三年左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
矣顯有不合蓋其時公室指定昭公故上推襄成宣
只有四不及文猶大夫指定文子推武平只有三未

及桓也其說惟毛西河最詳云祿去公室即政逮大
夫未有去彼不之此中立者然而一是四世一是五
世若是其不齊何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室五
世逮大夫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据左
傳公室之衰自東門襄仲殺嫡立庶始季氏之強自
文子武子世增其業始公室由宣始大夫由文始鑿
然不可易樂祁在昭公時言之平子猶執政故曰四
世三世夫子在定公時言之桓子已執政故曰五世
四世其數桓子不數悼子者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
愚一錄

卷十

三

平子之立即在昭之七年而是時悼子已先逝未嘗
繼爲卿即不得繼執政解此乃知舊注不及桓新注
不及文皆由誤并悼子數之耳此皆經典確据非容
後儒臆說者

荀子勸學篇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
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
瞽韓詩外傳四卷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
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按荀子以
躁爲傲從魯論也釋文云魯讀躁爲傲韓詩誤躁爲

字此王薑齋
攷異所謂許
慎所引古文
九經字義不
同者附錄

賢則引文之異而不全者耳然皆不云論語得毋亦屬成語耶

釋氏有貪嗔癡三戒又有淫殺盜三戒晴江翟氏曰竊論語而敷衍之是也蓋色由於癡極於淫鬥由於嗔極於殺得由於貪極於盜凡釋家之近理處皆竊儒家之中情處

見善如不及章冠以孔子曰齊景公章上無子曰說者紛紛致疑且末句其斯之謂與無所承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於齊景一章之首胡氏又愚一錄

卷十一

三

欲移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於其斯一語之上朱子定從其說因改此無德而稱為無得而稱使與泰伯篇同詞如此說經非所以尊經也攷朱子同時有蔡氏集說

名節其書今刊於通志堂九經解中

將此兩章合為一章其

說曰見善如不及謂齊景公也隱居以求其志謂夷齊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行善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倖公室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嬖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故雖擁千乘之富而無一德之

稱夷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安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於今稱之即是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如其說章句頗完具不必改矣

陽貨欲見孔子欲見聖也孔子之答陽貨以辟咎也郝京山據畱侯世家載畱侯發難語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諸曰未愚一錄

卷十一

三

能皆張良自答非高祖所答至下文豎儒幾敗乃公事一句方是高祖語證此章兩曰不可亦陽貨自答非孔子所答至下文諾吾將仕矣方是孔子語所見甚是其證亦切於聖人之不惡而嚴尤爲寫生也

公山魯之叛臣也佛胙晉之叛人也大都陽貨一流耳此則求見而不能彼則來召而欲往且妄思藉以行道雖愚人不至此聖人肯爲此乎晴江教授作四書攷異但雖引異文未及申明異義獨此兩章按語能兩解之余故取其意而申其說攷史記孔子世家

言定公九年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仕是召孔子者季孫非出公山氏也定公二十一年左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是伐費人者孔子非之公山氏也蓋費本巖邑狃尤跋扈季氏所不能制者於九年召孔子使共圖之其後孔子爲司寇卒墮費公山爲戎首卒奔齊此史文之明白可据者翟氏曰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善哉論也据此則魯論公山弗擾以費畔句事之緣也召字句事之

愚一錄

卷二

三

主也魯之召本緣公山氏而來子之應何必緣公山氏而往子路知季氏不能用聖人今特急而求子公山非欲害公室今何故而助人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如此說則史記左傳皆通又鄭氏注論語吾其爲東周乎以東周爲成周見春秋傳序疏鄭叔友引孔子吾其爲東周乎謂爲字讀去聲見朱子讀余隱之尊孟辨翟氏据此爲說云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於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

設此言時在敬王居成周後故云爲東周乎爲字實當作去聲讀如述而篇子爲衛君之爲猶言助也夫子云豈徒哉言不徒制弗擾如有用我則將助周室申明君臣上下大義即季氏輩並正之矣公山弗擾章之義如此又史記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申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事在孔子過蒲適衛後翟氏曰按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氏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於晉爲畔於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

愚一錄

卷上

音

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未見及此但知守其常聖人雖有見焉却難以前知爲說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佛肸章之義如此

幹臣案季氏

中培曰竊疑

詩序勢之周

公擊之召公

公字是云字

後之讀序者

訛云爲公而

解遂誤耳其

曰南者安溪

李氏謂北鄙

二南國名也非第地名也見逸周書昔有南氏有力臣力均勢敵分爲二南之國韓嬰詩序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泛以爲南方者非也二南又樂名也非第詩名也据左傳季札觀樂及舞象箭南籥云美哉猶有憾此指文王言必不可訓以南夷樂因此而推

之風殺伐而南方之風和厚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然則二南云者但取其風之和而非以其地之限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正也南和也二雅二南之名以此而也

詩之以雅以南禮之胥鼓南皆當從程大昌之說漫以為任昧亦非也汝為周南召南矣乎義當主此

鄉原之鄉如字而古注一讀作向鄉原之原亦如字而集注定讀作愿愚以為鄉讀向非也原讀愿是也孟子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又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豈非愿字乎又曰一鄉皆稱原人焉此豈是向字乎示兒編必以古注為是集注為非謂如荀子愿慤之稱則是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合污以媚世殊不知狂狷兩種不能為鄉原唯岍一

愚一錄

卷上

五

露亦不能為鄉原必託愿慤之貌以襲謹厚之名而後鄉之人稱之焉即姦猾叵測陰賊不堪未嘗敢以放浪傲岍坦率自處也學而篇巧言令色用包注陽貨篇之巧言令色用王注古不以為重出按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八字實能該括又復精到說得出鮮矣仁之大意集注只采包注不采王注故專主皆欲令人悅之為解

宰我係聖門之選又列言語之科當發問三年喪時其父母已亡耶豈敢妄對曰安其父母尚存耶豈忍

預對曰安而卒貿貿出此陳涉江侍御有云自賢者對以爲安而人子乃不敢安矣此論極善然其說有本邢疏未引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宋劉須溪作安齋記正主其說或以爲始於安齋記則非其本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石經作惡居下而訕上者按皇疏云又憎惡爲人臣下邢疏云謂人居下位皆無流字則有流字者殆因紂之不善節而衍也鹽鐵論大

愚一錄

卷上

美

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皆無流字可證

賜也亦有惡乎義疏本作賜也亦有惡也蓋因此句上有曰字下無曰字故皆作子貢所言文選西征賦注引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則其說已古故邢疏亦然即用乎字不改也字句義尤有味也

志在憂亂安民即不盡殺身死事或去或奴或死而均謂之仁志不在憂亂安民即殺身死事爲去爲奴爲死而亦不必爲仁包注殷有三仁焉云以其俱在

憂亂安民殆有見哉不然石之紛如徒人費皆將以仁許之矣

古本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多之門二字律以前文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亦應有之門二字否則歌而過孔子荷蕢而過孔氏過字皆無著矣疑鄭本自有之門二字而以接輿爲書名故注孔子下句曰下堂出門包本自無之門二字而以接輿爲書事故注孔子下句曰下下車按莊子人間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

愚一錄

卷十

七

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以下猶有十餘句頗似一色語非莊子敷衍入已書殆記者刪取入魯論耳諸書或稱楚狂或稱接輿惟莊子多以楚狂接輿爲連文按莊子能紀其歌詞必能舉其名號不比他篇荒唐寓言也皇甫謐高士傳因接輿二字撰陸通一名其爲影射可知或反据此以爲接輿是書事非書名則未免爲元晏

所竊笑矣

今何氏集解本滔滔者古孔氏注本則作悠悠者故
史記孔子世家注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
文選晉記總論注亦引論語孔注曰悠悠周流之貌
此等處若非釋文出滔滔曰鄭本作悠悠人必以史
記文選注為誤矣何氏既從今本又用孔注故改悠
悠為滔滔以合正文

幹臣案四書
選箋舊說文
作莨芸田器
也家說文原
本作草田器

說文引論語以杖荷莨莨字从草玉篇引論語以杖荷
莨亦从草釋文云莨本又作條又作莨蓋莨正字莨

愚一錄

卷十一

三

今皆作芸田
器又以杖荷
莨四字當各
為義以用也
謂用杖以行
而所杖則莨
也此友菊程
氏四書辨之
說附錄之
又案王薑齋
四書攷異作
以杖荷莨莨
徒弔切盛州
器

借字條省字諸本無从竹者惟義疏本从竹殆為今
包氏注訛也按包曰丈人老人也莨竹器攷史記孔
子世家注包曰丈人老者莨草器名此當是包氏原
文今本或傳抄妄改

集註收福州時寫本於子路曰句路下有反子二字
蓋以不仕無義云云為夫子對子路語也袁氏所著
雜說又欲於至則行矣句下置見其二子焉一句蓋
以不仕無義云云為子路對其子語也福州寫本固
不足据袁氏改本尤為可笑按鄭氏於子路曰以下

注云畱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明明可想豈咄咄書空耶若移置其文則長幼之節句胡爲而來君臣之義句亦無緣而發此皆未讀古注之謬也

釋文出朱張云鄭作侏音涉畱反按書無逸之講張本或作侏張亦作侑張即所謂陽狂此言逸民之行皆不合於正蓋鄭本不以朱張爲人名也漢書地理志吳地引謂虞仲夷逸師古注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是亦不以夷逸爲人名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舉其目曰伯夷叔齊曰虞

愚一錄

卷十

无

仲曰柳下惠少連五者舉其人此爲的當之解不然何以下文有及者又有不及者自包氏誤注此逸民爲七人王弼又移以注作者之七人而古義隱矣

晉語之詢於八虞賈注以爲周之八士逸周書之尹氏八士或又以爲周之八士圓其說者謂尹氏而虞官亦近之矣按既作虞官則非隱士而蕭子雲詩有季隨躡遐軌之語既爲尹氏則無別氏而克殷解又有南宮忽等名且白虎通姓名篇云論語周有八士積于叔仲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于伯李明無二

也此節伯仲叔季皆有二與班氏說異豈班氏本別耶按論語此篇多載佚文如太師少師諸樂官周公魯公之遺訓以及此章之周八士前文之魯士師皆無斷語而錄入論語殆不可攷者集注獨於柳下節收胡氏說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恐未必然也

古書引魯論之文多作孔子之語漢書藝文志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王伯厚漢志攷獨摘此一條爲誤蔡邕上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

愚一錄

卷上

三

爲致遠則泥章懷後漢書注亦獨言此一條或別據皆非也攷日知其所亡二句列女傳注引亦作孔子語博學而篤志二句後漢章帝紀正經義詔亦引作孔子語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選楊惲報孫會宗書注亦引作孔子語其惟聖人乎董仲舒本傳注亦引作孔子語即子夏一人所言已多如此其他諸人所言不問可知矣獨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二語則是本之孔子非剗之子夏者按韓詩外傳載孔子遭程子事有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晏

子春秋晏子對孔子曰吾聞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此皆對人紀事之詞不比他書泛引論語者宋人乃偏以此語爲有弊則又何也

衛公孫朝章一稱仲尼叔孫武叔兩章四稱仲尼陳子禽章一稱仲尼按魯論外人多稱孔子門人多稱夫子無稱仲尼者此獨連出仲尼字且有其死也哀之語殆生時以爲字故不敢徑稱歿後以爲諡故不妨通稱乎攷檀弓載哀公諡孔子之詞云嗚乎哀哉尼父注云因其字以爲之諡此爲確据不同旁證因

思一錄

卷二

三

悟孝經所云仲尼居中庸所云仲尼曰皆諡也後人藉口爲弟子可字師子孫可字祖者似亦未深考矣孟子書終以由堯舜一章孔子書終以堯曰咨一章翟氏晴江攷異以爲書之後序亦得古書常例然其中雜引書詞未經聖論實有缺佚難解者如舜亦以命禹一句下接曰予小子履一段鄭注論語竟以爲舜命禹事見書湯誥正義韋昭注國語亦以爲舜命禹之詞見王子晉篇於文義似順而辭義不類豈大戴禮所言湯名墨子所載湯說二公皆未之攷耶惜

其解不傳其辭不備想必不以履爲湯之名矣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墨子兼愛篇作萬方有罪即當朕身以爲湯禱大旱之詞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墨子兼愛篇作萬方有過惟予一人以爲武王告泰山之詞語意多同證引易混無逸正義引百姓有過二語以爲湯之詞漢元帝紀顏注詔中所引百姓有過二句亦云論語載湯伐桀告天下之文也惟漢藝文志孔子曰所重民食喪祭顏師古注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此則不可解

愚一錄

卷十

三

公羊傳昭公三十二年注引謹權量一節上冠孔子曰又公羊傳宣公十七年注引興滅國一節上亦冠孔子曰文選兩都賦序注及爲諸孫置守塚人表注俱引興滅國二語逸民傳論注割引舉逸民二語皆有子曰字据此似漢書歷律志所云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云云外戚侯表注引孔子陳帝王之法云云乃正得結此篇之義今人概以爲周初新政作本朝頌語者或亦有不足信者耶

古時子張有兩篇即分堯曰末子張爲一篇也按子

張問仁於孔子與子張問政於孔子其記事似同例且尊五美屏四惡行五者其記詞亦同例翟晴江疑陽貨篇子張問仁之文當在堯曰篇子張問政之首蓋錯簡在公山佛肸兩章間也其說亦不爲無見然必謂寬則得眾四句即前恭則不侮五句之脫爛不全而錯出於此則近於妄作不敢以爲信

王充論衡有云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以崔爲高桓寬鹽鐵論有云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以躁爲傲揚雄將作大匠箴有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以仍

愚一錄

卷七

三

爲仁論衡明雩篇以歸爲饋韓勅修孔廟後碑以室爲室蓋漢時齊魯論古論並行未經考定各守傳習其後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今見於釋文者如傳不習字魯讀傳爲專今從古猶吾大夫崔子也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吾未嘗無誨焉魯讀誨爲悔今從古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正唯弟子魯讀正爲誠今從古君子坦蕩蕩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冕衣裳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絕今從古亦然

鄉黨篇

下如授魯讀下爲趨今從古瓜祭魯讀瓜

韓臣案竹垞
朱氏曰梁書

南史本紀不
載帝訓釋論
語而陸氏釋
文於事君數
引武帝云數
色具反數已
之功勞也又
可使治其賦
也賦作傳
幹臣案釋義
考於鄭氏論
語釋義一條
之下舉鄭氏
注與今文不
同者共二十
五事除共作
拱十七事之
外尚有必也

爲必今從古鄉人儼魯讀儼爲獻今從古君賜生魯
讀生爲牲今從古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今從
古仍舊貫魯讀仍爲仁今從古詠而歸正本作饋魯
讀饋爲歸今從古可以折獄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好
行小慧魯讀慧爲惠今從古謂之躁魯讀躁爲傲今
從古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今從古矜也
廉魯讀廉爲貶今從古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今從
古果敢而窒者魯讀窒爲室今從古今之從政者殆
而魯讀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愚一錄

卷上

五

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又可使治其賦也鄭注未言
魯讀何字梁武則云魯論作傳此皆鄭改讀之字也
計五十事已得二十四事據此以讀兩漢人所引其
異同可以意會矣

眾星共之鄭本作拱先生饌鄭本作餒舉直錯諸枉
鄭本作措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鄭本作可知無也字
哀公問社鄭本作主則吾必在汶上矣鄭本無則吾
字子疾病鄭本無病字空空如也鄭或作恹恹子之
迂也鄭本作于有直躬者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子

射乎必也句
殺無適也無
莫也適作敵
莫音慕云無
所食慕也吾
黨之小子句
截子之燕居
作宴冕作弁
異乎三子者
之撰作僕讀
曰詮詮之言
善也詠而歸
作饋曰饋酒
食也在陳絕
糧作糧音長
下糧也歸孔
子豚歸作饋
厲已讀為賴

云恃賴也共
十事又以申
張為孔子弟
子申續子桑
伯子為秦大
夫陳司敗為
人名齊大夫
老彭為老聃
彭祖大字是
吳太宰詔十
莊子為秦大
夫與諸家異
義然空空滔
滔二事朱氏
漏引

頁方人鄭本作謗丘何為是鄭本作丘何是而謀動
干戈於邦內鄭本作封內惡微以為知者鄭本作絞
齊人歸女樂鄭本作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鄭本作
悠悠朱張鄭本作侏陟畱反此釋文所載鄭本中之
異字也不審從古讀耶從魯讀耶

釋文所據之本即集解通行之本也其中與今亦有
異如所出患不知也無人字出我三人行必有我師
焉多我字有作得出君子人與君子也無一人字出
子有亂十人無臣字出沒階趨無進字居不容云苦

愚一錄 卷十一

十一

百反非容字出時哉少二字出康子問弟子孰為好
學無季字出亦各言其志無也字出吾焉得而食諸
多焉字出草尚非上字出子曰衛靈公之無道非言
字出義以為質無君子字出必為子孫憂無後世字
出莧爾非堯字出孔子之徒與非丘字出孔子曰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有孔字其所載句讀之異者焉
不如某之好學也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為下句首未
之思也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傷人乎不乎絕
句一讀至不字絕句而去於斯一讀而去於斯為絕

句皆讀論語者所當討論也

儀禮士相見禮凡燕見於君節正義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案鄉黨無此文或注有此語當在過位節而今集解未收也

又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据此知子貢所言譬之宮牆正指魯君宮牆所言得其門而入即此之自下門入也宗廟百官皆實事非虛擬也

愚一錄

卷上

美

愚一錄卷十一終

葛氏嘯園藏板

愚一錄卷之十二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孟子

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作孟子章句趙岐本傳末則云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劉氏刊誤云要子當作孟子据此趙氏章句前有程氏章句又隋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孟子註七卷漢劉熙孟子註七卷唐志有綦母邃註孟子七卷陸善經註孟子七卷今惟劉氏註見於史漢註中所引者尚愚一錄

卷上

有十數條陸氏註見於音義者有三數條綦母註見於文選註中所引者數條而程氏鄭氏皆無所見矣又高誘呂氏春秋序自言正孟子章句今其註惟存呂覽國策淮南三書而孟子亦無所見音義則宋志言張鑑孟子音義三卷丁公著孟子手音一卷二人唐書有本傳而其書已久佚今所傳者孫宣公二卷而已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班志引檢作斂趙注亦釋檢爲斂此正常平法也管子國蓄

幹臣案孫氏
 與作音義二
 卷其依趙注
 撰正義十四
 卷則邵武士
 人偽託孫名
 也說見朱子
 語錄

篇云歲適美則市糶無與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鏹而道有餓民故人君斂之以輕散之以重孟子之說卽管子之說也羅大經鶴林玉露主之而閻百詩四書釋地非之曰古雖豐穰未有人食與狗彘者意謂卽下章之厚斂以養禽獸耳按草食曰芻穀食曰豢樂記夫豢豕爲酒注云以穀食犬豕曰豢又凶年則馬不食穀是豐年馬亦食穀也穀豎皆人之食則犬彘故人之食矣閻說誤

史記有梁襄王又有哀王竹書則有襄王無哀王史

愚一錄

卷三

二

記襄王之十六年卽惠王徐州相王後改元之十六年也顧亭林據竹書則事事皆通閻百詩據史記則事事皆窒通鑑從竹書紀襄王之繼惠在愼覲王二年壬寅又從史記書孟子之至梁在顯王二十三年乙酉則由乙酉至壬寅殆十有八年不應如此久留梁亦不聞其後再遊梁也蓋此兩書不可兩据据竹書則孟子至梁當在梁惠改元之十五六年不得在三十五年据史記則南辱於楚句當用國策楚使景舍救趙事不得用楚使昭陽將兵事否則以襄王事

爲惠王事矣以理論之惠王會徐州以前尙未稱王孟子何據稱王則史記謂於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非也魏世家楚世家於惠王三十六年之內並無與楚戰何至爲楚辱則史記以後元之年爲襄王之年而紀楚昭陽事亦非也特竹書係僞託後人難徵信不如從史記爲得耳

趙注亦似有疑於此故南辱於楚句不注

春秋時諸侯爭霸猶知尊周故孔子未嘗勸以王戰國時七雄爭王早已無周故孟子多勸以王此是古今大變定於一之論孰能一之對已逆料封建之必

愚一錄

卷三

三

變爲郡縣矣

莊暴章諸樂字皆音洛惟鼓樂一樂字當讀岳此說始於宋陳善捫虱新語及明郝敬孟子解至閻百詩四書釋地可謂的確不易矣或謂儀禮鄉射禮請以樂樂賓釋文音義云下樂音洛舊註讀上樂如字以爲趙注有本不知儀禮當如此讀孟子不當如此讀也不然好樂亦佳事何至見問而變色好樂亦古事何至欲對而無以且方言鼓樂何旁及田獵而又以敖辟之齊樂由箭韶之舜樂耶後漢書臧宮傳引黃

石公記云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正是此樂樂之證

詩大雅靈臺篇王有靈囿毛傳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穀梁成十八年築鹿囿疏引毛詩傳作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按疏引作三十是詩本作四十非也何以明之詩正義以爲此解正禮雖毛傳不知何據而毛公斷非杜撰宣王不引天子之百里而引文王之七十里者謂文亦當得三十里之諸侯耳彼倍多四十里爲七十不以爲大寡人纔多十里爲四十里愚一錄

卷上

四

民以爲大何也若本有四十里之王制則正合四十里之侯度民何敢以爲大民卽以爲大亦可付之悠悠而不問矣乃說者雜引楊雄羽獵賦云文王囿百里民尙以爲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及後漢紀樂松云宣王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反疑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得據以分天子諸侯之制則殊無據矣又天官闔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

羊傳注又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是皆在毛傳之後各為意定不足參正

幹臣案周氏典故辨正云置設也如後漢書衛胤傳置郵驛之置

非與服志三十里一置之置又引呂氏春秋上德篇以證之要之俱本於王伯厚也

曰郵曰駟曰驛實字也曰置曰傳曰遽虛字也古以虛字配實字故曰置郵或曰郵傳後人即以虛字當實字故單稱置或單稱傳廣雅云郵置驛也爾雅云駟遽傳也即其虛實互訓而字書遂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或以解此置郵二字謂置郵二名則非矣若置郵皆實字則不應中間以而字攷呂氏春秋上德篇云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

愚一錄

卷三

五

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孔子之言正孟子所引乃以置為以則置字只作設置解無疑矣伯夷一節止重不屑就句柳下惠節止重不屑去句單從去就上論則一近隘一近不恭視孔子之仕止久速殆異矣故曰君子不由謂孔子不由也意與逸民章我則異於是正同若如注說統為定評是聖人之行而君子不由其於理多礙矣下孟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趙注君子孔子也引

論語為證

文選注引綦母遂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
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
亦似有疑於此而反謂夷非爲隘惠非爲不恭轉於
白文不協風俗通別卷曰柳下惠三黜
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亦一證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兩見尉繚子之書一
在戰威篇一在武議篇攷尉繚子與梁惠王問答亦
孟子時人非龔孟子語者或亦談兵者遺言與又漢
志儒家收孟子十一篇兵家又出孟子一篇當卽此
一章之說也

愚一錄

卷三

六

詩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
美周之禮也闕宮篇傳亦引孟仲子曰是祿宮也其
傳詩信矣故陸元恪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
克傳魯人孟仲子詩正義引趙注以證毛傳斷爲一
人獨近人曹之升撫餘說以爲別一人且謂如趙氏
從昆弟之說則孟仲子爲孟子之弟則告子篇孟季
子又當爲仲子之弟矣此言不特誤駁趙注亦且誤
据孟本攷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經文必本無孟字趙
注亦無孟子故僞疏以下卷季任爲任處守當之今

韓臣策王氏四書釋疏云集注謂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蓋沿趙註也使孟子以喪母歸則父沒爲母三年侍廬聖室三年不從政豈孟子無三年之愛而葬畢卒哭卽舍以之齊

踰禮薄恩亦至是哉充虞曰前日近詞也大夫三月而葬則反齊在數月之內去終天之憾無幾時而從容談論於逆旅殆無入之心矣孟子曰化者謂死爲化達情而爲簡略之詞不從生而稱母又不從沒而稱妣乃斥言化者又曰

本疏首有兩孟季子字蓋淺人誤從訛本經文增入耳曹氏不能辨而率爲之詞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正使也故先書卿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副使也故先書大夫下文齊卿即指孟子謂官本不小事宜其商何爲聽副使之專行也其說本之徐伯聚引於陳組綬最爲明確可據今人多誤以齊卿爲王驩直戾白文矣

孟子葬於魯何以先書自齊以母喪在齊也葬於魯何以卽書反齊以已身仕齊也然則將不終喪而起

愚一錄 卷三

復乎曰否母之侍養多在齊則母之魂氣必在齊旣不行廬墓之事自當有虞祭之所不得已而於齊魯之交止羸以終三年喪非止羸爲一宿客也其說剗於周廣業最爲通解顧亭林不得其說以爲改葬禮郝京山不得其說以爲拜賜禮閻百詩直斷爲居魯終喪後反齊其說亦辨矣而於書法或礙焉所以召毛西河之駁也

按年表周烈王在位七年顯王在位四十八年慎靚王在位六年赧王在位五十九年據孟子世譜言孟

無使土親膚
濟爲誰之膚
而言之不測
何其忍也趙
氏獨據檢其
親之文因臆
度爲母喪而
集注以魯平
公踰前喪之
說與木美相
涉遂信趙說
而孝子於親
雖極天下之
奉不忍曰較
而父母之前
雖聖人在天
子之位不敢
自稱君子何

弗之察也蓋
言親者非必
己之親也苟
有子則固夫
人之親矣按
此孟子喪妻
子幼未任家
政爲之治葬
耳子在故曰
親也君子云
者以君子之
道處其子也
唯妻之喪故
始死不奔待
葬而往木者
槨材也葬畢
而反齊以終
其在齊之事

子生於烈王四年己酉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則
合計此八十四年中時事必求明確乃無窒礙而最
淆者梁惠王及襄王齊宣王及湣王兩代也既据史
記即應据年表攷烈王六年爲梁惠王元年壬子歷
三十六年至顯王三十五年爲梁襄王元年戊子歷
十六年至慎靚王三年爲魏哀王元年癸卯表惟東
敗於齊一事書於惠王三十年西喪地於秦一事則
書在襄王七年而所謂南辱於楚者在所缺此梁時
事之淆也顯王二十七年爲齊宣王元年庚辰歷十

愚一錄 卷上

九年至顯王四十六年爲齊湣王元年己亥歷四十
年至赧王三十二年爲齊襄王元年己卯表於齊伐
燕不書而燕易王元年當齊宣王十一年燕王噲元
年則當齊湣王四年燕昭王元年又當齊湣王十三
年此齊時事之淆也資治通鑑於梁事据竹書以襄
王之在位十六年爲惠王之改元十六年黃氏日抄
於齊事据史記以梁惠篇之伐燕爲宣王事故稱諡
公孫篇之伐燕爲湣王事故不稱諡稍可調停不致
窒礙然亦有不盡合者其他非強爲牽混即妄有弃

不以私廢公也謂之曰化

者猶延陵之言歸於上也

曰陵者君子於其妻子心

安道盡而亦可以慰矣而

允虞已美之疑亦勿嫌於

傷仁孝之心矣攻之本又

無不水釋此之不審則不

但誣聖賢仁李之德而歸

葬恩恩旋即適齊就客卿

之位適以取李賢張居正

楊嗣昌之口實為名教之

大害可勿辨乎說甚異錄

之以備參攷

幹甲黎函學紀開引水經

注瀝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十八里所謂濶中也原

注或云當作畫後漢耿弁進軍畫中史記畫邑人王

取皆不足論也

孟門弟子有皆稱名者如公孫丑陳臻桃應充虞徐

辟咸邱蒙陳代彭更是也有第稱氏者如樂正子公

都子屋廬子高子季孫子叔是也有皆稱名而一稱

氏者萬章獨於一鄉皆稱原人焉一問稱萬子是也

注萬子即趙注於此十五人皆曰孟子弟子其孟仲

萬章也子告子滕更益成括四人則曰學於孟子宋從和閒

定從祀去益成括為十八人然季孫子叔二人猶無

異議至張九韶羣言拾唾並去滕更為十七人而季

愚一錄 卷上

孫子叔亦有替人矣蓋替以周書孟季子也先賢弟

子以腐生耳目妄為去取可怪哉不知魯有季孫氏

又有子叔氏並見左傳而所謂子叔疑者則夫已氏

也不如從趙注為得

史記田單傳燕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蠲賢令軍中曰

環畫邑三十里無入裴駟解引劉熙云齊西南近邑

畫音獲與趙氏註畫齊西南近邑也正同惟畫無音

耳疑劉熙孟子注本自作畫趙氏孟子注本自作畫史記注即引孟子注者毛西河乃謂畫是齊西北近

獨通鑑作書

邑翁注引邢

凱說蓋當作

書子之誤也

愚據疏薛孟

子去齊路徑

則趙注西南

近邑之說為

確蓋漢書古

通書為之訛

而括地志所

云載里城在

臨淄西北三

十里者當另

是一地與書

無涉毛氏殆

據正義引括

地志而言也

邑書是齊西南近邑豈非未攷劉注而妄說耶

邢子經世据劉歆厯譜自武王己卯元年至赧王己

酉三年已有八百十一年與孟子七百有餘歲不合

江慎修以為厯譜於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据魯世

家考公以下相參考則煬公六年据誤本衍為六十

年獻公三十二年又据誤本訛為五十年二公共羨

七十二年今於八百十一年中除去七十二年正得

七百三十九年趙注乃不以武王起數而遠溯太王

以來則又不止七百三十九年蓋趙以孟子先仕齊

愚一錄

卷三

十

後至梁則去齊不在赧王三年己酉而在顯王三十

三年乙酉此中又少二十五年共成七百十四年加

以太王文王仍不出七百有餘歲也此書中大節目

所宜知者

孟子於好辨章引戎狄是膺二句以為周公事於許

行章引戎狄是膺二句亦以為周公事按魯頌詩序

云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攷僖公無膺戎狄

懲荆舒之事或据僖十三年及十六年王室有戎難

齊霸徵諸侯此中應有魯然即使有魯其於周公何

今曲阜孔氏

繼涵安邱韓

氏岱雲兩家

所刊經注本

俱作素若論

語卒子晝寢

梁武帝讀為

寢字之寢晝

胡封反言其

繪晝寢至韓

李華解亦云

晝當作晝此

則朱子之所

謂鄙淺而不

可從者也

幹臣案闕宮
九章戎狄是
鷹三句在第
五章翟氏列
在第四章誤
作八章也
又案彭山李
氏詩說解頤
謂戎狄二句
本言周公則
莫我敢承方
指僖公謂人
莫如我敢承
周公者此遷
就詩義以合
孟蓋子未安

涉翟氏四書攷異以爲闕宮首二章止陳姜嫄以來
之勳其三章乃言伯禽受封之事此二句乃四章也
上未及言周公之功則所謂復周公之宇者不此頌
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干乘至莫我敢承皆屬周公
而不屬僖公此真善讀書之言

不見諸侯一章皆明不見諸侯一義耳而所引似以
段干等爲甚以孔子事爲宜是反明當見之義非答
不見之義與下引子路曾子語不貫矣反覆本文確
有直解人自不審耳按前引段干泄柳事孟子先推

愚一錄

卷上

七

論之曰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然而踰垣閉門二
字卒不見及引陽貨孔子事又先推論之曰當是時
陽貨先豈得不見然而闕忘往拜孔子亦卒不見各
於語下襯以上文則大旨精密可見趙注有云孔子
闕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似勝

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
不得衣食下當接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其邪
說暴行又作六字蓋涉下邪說暴行有作而衍也不
然堯舜以後邪說何指堯舜以前邪說何起又字不

虛設於此耶攷趙注又解邪說暴行句於其間似古本皆然非今本始誤姑志之以質博者

孟軻以疆其君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見後漢書鄧暉傳章懷注引爲長者折枝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以證上句引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以證下句按責難於君三句鄧暉約爲二句耳古書引孟子多如此如坊記註引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卽五十而慕二句也梁書處士傳序引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卽得之則生二

愚一錄

卷上

三

句也桓寬鹽鐵論引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卽曹交問曰一章也又引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卽今梁惠王問曰一章也馬總意林引虐政殺人何異刃邪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卽對梁惠王齊宣王兩章意也或者不察以爲異文欲推之外篇亦愚之甚矣

範我馳驅音義一作范氏馳驅阮氏校勘記取以訂今本此大誤者按班固東都賦云游基發射范氏施

御弦不失禽鸞不詭遇李善文選注一引括地圖以解范氏句一引孟子文以解詭遇句引文連範我馳驅仍作範我馳驅未嘗以範我爲范氏也李賢注後漢書引孟子亦作範我並引趙注範法也則唐時所見孟子俱如今本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注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與周語單子所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正相合惟爾雅釋宮注引孟子作歲十月徒杠成疏已明言孟子作十一月徒杠成此

愚一錄

卷十二

三

蓋脫誤則不足據矣近阮氏校勘記反謂作十月十一月者爲是且意揣注當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如此則據誤本改善本勿論其是非所在與夏令所謂九月十月者先相戾矣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竭九月雨畢十月水涸豈容妄改耶渠第見周禮凡言正歲者謂夏時凡言正月乃周時因此歲字必指夏正作十一月十二月未免太遲不合夏令然卽改作十月十一月亦不合夏令也豈可以周禮例孟子近

晉亦用夏正
著見竹書紀
年乃孟子對
襄王仍以周
正蓋於時周
之天命未改
而孟子又未
嘗臣梁故也
幹臣索王氏
稗疏云迹轍
迹也王者時
巡方獄太史
陣詩以觀風
平王東遷巡
狩典廢車轍
馬迹絕於天
下列國風詩
不賁於太史

故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
若衛胡鄭包
秦康陳靈之
事編為歌謠
天子不得而
采之天子錄
之於傳誦之
解謂之詩亡
可矣近人李
根五謂詩亡
之說當以瓊
山邱氏安溪
李氏中履方
氏亭林顧氏
諸家之說為
尤合於春秋
作之旨愚謂

人趙雲松著書偶窺杜元凱後序知晉國有用夏正者遂意揣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係為梁言亦用夏正殊不知七月流火八月其穫夏時之七八月安得苗耶其弊與校勘記正相等

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紀存亡絕續之由非紀作述承卸之義也從來皆不得解按熄者火滅也非徒東遷之謂亡者頓絕也非徒不陳之謂作者特初也非徒訂正之謂且人亦知王迹未熄之時列國尚無私記之史王迹既熄之後列國猶有現存

愚一錄 卷三

四

之詩乎薛士龍春秋旨要序云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力政焉耳此說最有識若西周諸侯先有史則西周諸國俱無恙不應魯史適自隱公始晉史適自鄂侯始楚史適自武王始而以前俱滅沒無迹也乃史既作於平王之四十九年而詩且錄至陳靈公之十五年相與並行者殆百餘年謂之詩亡然後作可乎愚謂春秋作指東周以後之史如晉如楚如魯其未經筆削者本一耳

以不采風爲詩亡諸家所同而解迹爲韋迹則王氏所獨至以詩亡爲西周之詩亡乃顧氏所刪也

幹臣案孫氏示兒編謂遍攷載籍文字並無美好之說謂少當讀上聲艾當讀如夜未艾之艾止也言人之好色則慕親之心少止也與程說同

故曰一也詩亡則指西周以前之詩如唐如魏如檜雖古國而所錄者皆今詩故曰亡也若東周詩則十國故在矣其意皆爲王迹熄而侯度變寄慨故史指列國之史詩亦指列國之詩西周列國之詩於板蕩之時盡亡東周列國之史乃乘板蕩之後競作孔子不以爲非直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大旨不過如此先儒或以詩亡爲雅亡或以詩亡爲風變或又以作史爲續詩皆似強爲說

愚一錄

卷十一

五

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按本章皆言欲王之易此喻反似欲王之難殆非也且病以七年而艾須三年即使乘時亟亟求畜焉亦將十年毋乃緩不濟事而病難待藥乎愚意艾亦訓治不第訓草或訓美不第訓老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劉熙釋名云艾治也謂老則能斷割治事也國策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亦謂少年之有色也而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亦有作知好色則慕差減者程氏攷古編曰衢有士子陳其所見云少當續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

爲艾卽衰滅之義據此諸艾字以解本句艾字則
了然矣蓋七年之病非限定七年言其痼之深耳三
年之艾非限定三年言其痊之速耳抱七年之痼病
而求三年之痊艾苟爲不畜之畜則畜養也終身不
得之得則得治也不及時善自培養必終身陷於死
亡意實悚惶之甚蓋通篇爲救亡說法非爲欲王說
法故以桀紂之失天下引起而以柔桑之胥及溺作
結憫今天下爲歐之諸侯王也

爾雅釋言云舛蓋也蓋本是覆之義釋言又云蓋割
愚一錄

卷上

六

裂也蓋又有害之義阮氏校勘記以謨蓋都君當釋
以謀害都君蓋兼井廩言之若專以謀蓋爲蓋井而
不兼焚廩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按此不必然焚
廩時舜已捐階何云害之惟浚井時誤謂揜殺所以
曰蓋耳咸字對父母言非兼井廩言校勘不可從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今注以
異於二字爲衍字其實非衍也趙注孟子曰長異於
白似以異於白爲句如此則馬之白也與下人有
白字不對與下馬上有長字亦不對孔巽軒經學厄

幹臣索胡氏
廣拾遺錄據

李善文選注

引孟子墨子

兼愛摩頂致

於踵趙岐曰

致至也何以

明稱李善注

乃言趙岐不

言劉熙又案

李氏中堦曰

今人解此皆

作捨身為人

有所不惜意

如韓子所云

焚頂燒指者

是摩應作磨

然頂磨穿則

人已死何利

天下即形容

語亦不近情

竊謂摩當訓

滅楊子方言

云摩滅也陳

之東鄙曰摩

注笑字常訓

禿字與笑下

云禿也荀子

非相篇孫叔

敖哭禿長左

是也摩頂放

言欲以異字斷句則於白馬之白也上多一於字與
下少一於字仍不協愚按任人有問章孟子曰於答
是也何有趙注於音烏歎辭也以例此章可注此字
蓋曰異二字句言長異白也於一字句是歎辭也於
當日對答神情尤合
梁昭明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李善注引孟子墨子
兼愛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
宗文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
也兩引皆同兩注亦同而今本趙注自作放又無致
愚一錄 卷上 七
至也三字疑古本劉注當是致故有致至也三字文
選兩引注皆當是劉後人譌以為趙耳說者欲據以
改今本則殊不知淮南子倣真訓高誘注云墨墨翟
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為之高誘漢
末人所引本文即作放又劉峻廣絕交論注引亦作
摩頂放踵並有趙岐曰放至也三字又洞簫賦注引
毛詩傳放乎平旦句下引趙岐章句亦有放至也三
字今按本注實無此句惟放乎琅琊注有此語或洞
簫賦注所引在此而絕交論注所引則增成之也

舊脛無毛之
蓋正與楊子
技一毛不爲
意相對莊子
天下篇墨子
稱道曰昔禹
澶洪水決九
河親操耒耜
辨無脛脛無
毛後世墨者
不能如此非
禹之道不足
爲墨此卽墨
真放踵以利
天下之證據
此則與胡氏
炳文摩突如
左傳齊突陳

城之突杜注
云穿也之說
迥異附錄之
幹臣案集註
論語七尺因
包注此章八
尺因趙注故
異按周書爲
山九仞孔傳
云八尺鄭康
成云七尺集
注蓋兩存其
說蔡傳從孔
證之周禮匠
入爲溝洫廣
四尺深四尺
謂之濶廣八
尺深八尺謂

趙注孟子八尺曰仞鄭注周禮七尺曰仞按管子地
員篇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注曰施者大尺
之名也其長七尺下文云瀆田悉徙見是土也命之
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赤爐命之曰四施
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黃唐命之曰三施三七二
十一尺而至於泉斥堠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
至於泉黑埴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所言及泉
各不同又皆以七爲節非以八爲節當係掘井九仞
而不及泉通解

愚一錄 卷三

大

文中子問易篇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
止怨曰無爭又魏相篇文仲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
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此卽孟子答貉稽問之
旨不理於口理不必訓賴謂不給於辯指己之口非
指人也憎茲多口憎不必改增謂多言取厭亦指己
之口非指人也故下文引詩取兩愠字以解之卽文
中子無辯無爭之說也貉稽必受人謗言不能辯白
欲求分理之大意孟子示以人之多言固無傷也士
之多口反取憎也何不學文王孔子所以處愠耶論

之滄廣二尋
深二勿謂之

澮為溝洫澮

深廣俱是加

一培之數尋

六尺也勿亦

觀之則孔說

是而鄭說非

然据孔氏廣

森禮學危言

勿小爾雅云

四尺鄭云七

尺趙云八尺

今按古者築

牆五板為培

板廣二尺一

培之牆高丈

祭義云築宮

仞有三尺以

仞七尺許之

得合一丈故

定從正義

幹臣案阮氏

云趙注既曰

比方安可以

近本之訛而

疑之上文官

有二故比方

之而立其

大者文意甚

明漢書賈誼

傳此物此志

也如清曰比

謂比方也今

多訛此物公

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此憎字的訓

毛詩衛風干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馬謂之

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駟近人

曹寅谷四書摭餘焦孝廉孟子正義皆主此以釋孟

子兩馬之力謂豈獨夏時兩馬之力與此於經義未

的肅說亦非据毛西河又力宗趙氏注國馬公馬乃

兩等馬已包一切馬不然車多四馬而止言兩馬欲

張其多而反形其少矣按此說尤差本句兩馬之力

與猶言豈兩馬之力與反言少非正言多也何必紛

愚一錄

卷十一

九

紛為說

孟子經注有數家今惟趙氏傳音義亦數家今惟孫

氏傳据以攷正經文頗殊今本如行者有裹糧也据

注云乃盛乾食之糧於囊橐也則當作裹囊曰伯夷

伊尹何如据注云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則無伊尹二

字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据注云比方天所與人性情

則當作比天必至於穀据注云學者志道猶射者之

張也則當作志於吾黨之小子据注云欲見其鄉黨

之士又云故曰吾黨之士也則當作之士萬章曰一

聖傳注父老
比三老孝弟
官屬今本此

亦訛此

幹臣案王氏
四書攷異云

趙氏本作萬
子相亦臨文

偶異屋廬藥
正公都既得

稱但趙注謂
稱子章亦可

其不解聖人
之道故稱萬

子美之以責
之斯迂謬矣

然遽改章字
亦非闕疑之

道當仍萬子
自可不用趙

說

幹臣案夫子
之設科也宋

岳廖孔韓諸
本俱作夫子

鄉皆稱原人焉据注云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

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章則當作萬子夫子

之設科也据注云孟子曰夫我設敬授之科則當作

夫子此注之可据以改經者至不膚撓音義出撓字

則字當作撓矢人而恥為矢也音義由反手下云下

文由弓人由矢人義並同則矢人上有由字放勳曰

音義出曰字云丁音駟則字當作曰閉門而不納音

義出不內則字當作內兵甲不多音義出甲兵云甲

或作鉞則甲字當在兵上政不足與間也音義出足

愚一錄

卷三

三

間則中間無與字智之於賢者也音義出知之云音

智則字當作知勿視其巍巍然音義出魏魏丁云當

作魏則字本作魏狷者有所不為也音義出狂猥云

與狷同則字當作猥此音義之可据以改經者也若

乃注疏本皆不誤而集注本反致誤者則有攸不為

臣今朱注惟誤作為無不知愛其親者今朱注者誤

作也今世之習四子書者不能辨也

趙注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八字為一句四方有罪無

罪惟我在九字為一句故其解稍異又注生斯世也

四字爲一句爲斯世也善五字爲句斯可矣三字爲句其解尤善近人假師武億經讀攷異於孟子多採近人異說而反遺趙氏此兩條

孟子漢志有十一篇趙注止七篇蓋以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四書爲外篇也諸書徵引孟子有不見今本者皆疑出外篇按論衡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此條明出外篇書名的係外篇文句他若揚子法言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說苑建本篇引孟

愚一錄

卷三

三

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韓詩外傳引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風俗通正失篇引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文義宏深句法近似不知出何篇又荀子引孟子有我先攻其邪心一句北堂書鈔引孟子有戰者危事也一句仲長統昌言引孟子有矯枉過直一句史記六國表注引禹生石紐西夷之人也鮑照河清頌引千載一聖猶旦暮也梁蕭綺拾遺錄引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漢書伍被傳引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梁

武帝答臣下滅神論引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
廣韻圭字下注引六十四黍爲圭十圭爲一台風俗
通又引傳言失精圖景失形蕭子良與孔中丞書引
君王無好知君王無好勇文句又頗不同以爲外篇
或亦出外篇者至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
王此傳寫者誤也觀小行人注又引作春秋傳曰諸
侯有王則此爲譌字審矣豈有一人之注一冊之間
而互爲參差至此耶又文選曹子建送應氏詩注引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此二句本王充論衡卷

愚一錄

卷三

三

十一論曰篇又馬總意林引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
消白玉白性貞以爲孟子語不知乃趙氏注也見告
子篇又張衡傳注引孟子曰阿諛事貴脅肩所尊俗
之情也按此亦注語見公行子章章旨又呂覽當染
篇注引孟子曰王者師臣也按此亦注語見有所不
召之臣句註說者不知而概引爲外篇之異文則可
笑也

劉勰新論專學第六云奕秋通國之善弈也當弈之
時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弈道

則不知也非弈道暴深情有暫闔笙滑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當算之時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弈秋之弈隸首之算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奕敗算撓者是心不專一游情外務也僞疏知有此事而不知出何書

愚一錄

卷三

三

愚一錄卷之十二終

葛氏疇園藏板

愚一錄者象州鄭小谷先生所著林貞伯方伯所刊
余友鍾西耘太史攜以示余者也余受而讀之覺淹
貫精通標新立異非讀破萬卷獨具隻眼而又別有
會心者烏克臻此造詣哉是誠學者之津梁後人之
渠籟也余請于太史重加校刊以廣流傳太史曰善
因贅數語于卷末遂付之手民焉時在光緒四年仲
秋之月仁和葛元煦理齋氏識

愚一錄

